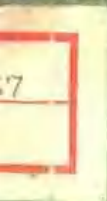


边界上



边 界 上

公 浦 季 康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•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个集子包括十一个短篇小说。它們以优美的筆調，眞实地、富於詩意地描繪了我國边防战士和兄弟民族人民的战斗与生活。作者通过一些平凡的事件，表現了新社会新人物的高貴品質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大街胡同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号

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号548 字数128,000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 $\frac{5}{16}$ 插页2

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4001—20000册

定价(6)1.60元

目 次

边界上.....	公 浦(1)
害怕在幻想.....	季 康(16)
馬店夜宿.....	公 浦(46)
風暴.....	季 康(71)
途中.....	公 浦(105)
雨后.....	公 浦(123)
藤条河岸的祝福.....	季 康(145)
会哨.....	公 浦(156)
从猛曼來的老向导.....	季 康(171)
永远是一个战士.....	公 浦(189)
绿色的底層.....	公 浦(210)

边界上

公浦

一条伸向远方的路，从检查站门前起，沿着田地旁的短篱笆，沿着山脚边，穿过一行小桦树林，通过一座小竹桥，爬上矮矮的一列光秃的小山坡，就到了国外。这里是个进出口，跨境而居的兄弟民族常来常往，自从进行了边民管理工作以后，出入国境的人就要到检查站登记。

检查站像车站的票房一样。用竹子和茅草搭起来的，有个长长的台子，有像售票处那样的壁窗，这窗子开的较大些。办公室和宿舍在后面；门前挂了一块显亮的大牌子，白底黑字，写着“中华人民共和国边防检查站”。看到这块牌子，就会使你感到这是祖国的大门口，国与国的交通要路。它告诉外来的人说：“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！”

丁瑜就在这检查站工作，真是地地道道给祖国看守大门。她坐在竹竿隔开的窗子里边，跟车站的售票员一

样，早晚都守在那里。她的办公时间不是开车前一小时，也不是一天几个钟点；她一天一班，天天都坐在这里。偏偏南方的白晝又是那样长，太阳在头顶上跨过，总是慢慢地从东方走向西方。

天气又这样闷热，连景洛江的水也要沸腾了。田野里刮来的风也有点熏人烫脸，正午这段时间就像在蒸笼里那样难熬。

老菩提树不知多少年代就生长在那里了，树根盘结，露在地面上。傣族人用石头砌了一圈短墙，用线在树干上绕了三匝。它那粗大的枝干把检查站的屋顶遮盖了。风吹动着菩提树的圆叶子，阳光闪闪地射进窗子里，花花的阴影在丁瑜的脸上跳动。

背后的小寨子，是距国界最近的村寨，起脊的竹楼被高高的椰子树掩映着，中间点缀了几棵果实累累的木瓜树。谁家的紫藤蔓爬上了竹楼的房顶，谁家又在阳台上放了几盆蔻丹草和木槿花，龙眉从篱笆后面伸出来，多么玲珑可爱的花朵呵！那些竹篱草舍里，丁瑜能默默地数得出，哪是岩顶新盖的楼房，哪是依爱嬌栽的芭蕉园……寨上很多人家，她都认得，岩温是个好小伙子，刚和依香媛结婚，他们很幸福，早起晚归，一起下田劳动，走过检查站门口时，总要向她打招呼，他们用简单的汉语说：“同志妹，好！”丁瑜也用不准确的傣话回答一声：“比哉比甓利啦！①”他们走过去，背影遮在小树林那边，丁瑜

才把眼睛轉回來，重新望着菩提樹，望着那像小麻雀跳躍似的圓叶子。

南方的暑夏，給丁瑜帶來了多少煩躁，她想展開擺在面前的一本雜誌，沒事的時候，讀上几頁。那是本“中國青年”，封面上印着某探礦隊在風雪的天山上工作。她才翻開一頁，汗馬上從鬢角流下來，衣服貼在身上，讀上半頁，就會熱得跳起來哩！丁瑜把袖口向上推了推，提起貼在前胸的濕衣襟，抖動着，好讓風從敞開的領口像風箱那樣出進。她拚命搖着竹扇子，但怎么也消除不了她心中的煩悶。

“唉！”丁瑜吁了一口氣，將那本雜誌推到一旁，帶着几分苦惱和懊悔的語氣說：“今天又過去了！”

是的，太陽已逐漸偏向西方。

“到這里已經三年了，”丁瑜煩惱地想着，“一點不錯，整整三年，那時才十八歲，一轉眼就二十一歲了……”

真的，還記得清清楚楚的，那年在學校畢業了業，不願繼續求學，她報名參了軍，立志要到邊疆工作；在公安總隊學習了一個短短的時期，就被分配到這個在祖國邊沿的公安檢查站來。這就是丁瑜的簡單經歷。但是，這簡單的經歷，在她這漫長的三年中，意志上起了多大的變化呵！

“我不願意做檢查員，”她向分配工作的那個胖胖的政委說。

“你不是要求了几次，都說要到边疆工作嗎？”政委把介紹信先放在桌子上。

丁瑜的心有多么委屈呵！一点不錯，她是要求到边疆上去的。那里比内地艰苦，青年人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；那里人民缺乏文化，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就应该把科学、把智慧帶到边疆，帶給那里的兄弟民族；那里比内地斗争复雜，青年人就应该拿起槍去和那些鑽進森林里的敌人，進行頑强的搏斗；那里是蘊藏富饒的处女地，青年人就应该在那懸崖絕壁的峯頂，奔騰的巨流的旁边，架起蓬帳，开始劳动建設。……多么富有詩意的生活呵！多么富有傳奇的、冒險的色彩呵！也是丁瑜多么夢寐以求的、偉大的理想事業呵！但是，却分配她做一个普通的、呆板的、甚至可以說是惹人看不起的檢查員。唉！“我不願意做这个工作。”

“你願意做什么工作？”政委还像平常一样和藹，“你不是要求組織分配嗎？服从祖國需要嗎？現在，那边需要你。……”政委接着講解了边防檢查站的重要意义，說那里是祖國的門戶，斗争的最前沿——这是誰都知道的道理——將在那里接触到另外一个國家的人，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偉大的祖國。这工作是祖國的眼睛、舌头和耳朵，要听得見望得見，還要說得出，要有高度的政策水平

和警惕性，——容易嗎？不容易的，也跟一個忠誠的戰士一樣，用另一種戰鬥姿態保衛着祖國。……最後，政委又安慰了丁瑜幾句：“什麼工作都有愉快和苦惱，決定於你對待工作的態度。我們不反對個人對工作的選擇，但是有一條原則——要結合現實，服從整體需要。比如說，邊疆沒有發電站，你就不可能是個電力調配員，一舉手就給邊疆送幾千瓩的電……當然，以後是完全可能的，……要從現實出發，……現在那里需要你，你是個青年團員，對祖國服務就不應該講價錢。……”政委說完了。這还有什么說的呢？丁瑜輕輕地把桌上的介紹信拿過來，折了一折，裝在口袋里。……

的確，這工作使丁瑜長時間苦惱過。剛離開家庭和學校的一個年輕姑娘，到邊疆這樣陌生的遠方，什麼都是生疏難解的。本來就羞於和許多人談話，現在，不談話又怎麼辦呢？要一個個的問清姓名、住址，來做什麼？哪天回去？來往的人都要這樣登記，跨境居住的家族親友又是這樣多，他們都說的自己民族的話，自己說不來，听不懂，兩人對面談半天還不知道講的什麼，這不能不算是困難吧！但丁瑜憑着自己的聰明和用心，終於會說一般的用語了。

然而最苦惱的還要算檢查。檢查要十分仔細，不是沒有發生過事情的，丁瑜常從竹籬篋里搜出些違禁的物品；從雨傘的竹竿把里搜出一卷敵人散佈謠言的傳單；從

掏空的馬鞍子的木架下面，搜出一些走私的手表——當然，這要交給海關去辦。狡猾的敵人是無孔不入的。除了檢查各種東西，她還擔負一項重要的工作——檢查人，檢查那些企圖混進國境的壞女人。雖說有一所專供檢查用的房間，那才真難為情呢。因為檢查，老婆婆背後咒罵她，毒惡的女人造她的謠言，敵人還煽動流氓無賴故意跑到她面前，用種種丑惡的把戲嘲笑她……她哭過，往往在夜間用被子蒙住頭掉淚，多為難呵！

像干旱的花朵，丁瑜的臉顯得憔悴了。她忍耐着沒有向任何人說；可是有經驗的檢查站長看出來了。晚上大家彙報工作以後，都走了，站長——這位三十多歲有點禿頂的人，嚴肅地問她：“你怎麼啦？”丁瑜一下哭出聲來。說吧，把肚子裡的痛苦和委屈傾吐出來吧。她說了許多，像女兒看見了媽媽那樣，眼淚是那樣的多呵！那位沉着的站長像個沒事的人，既不表示同情，又不顯出憤懣。唉，難道作難的姑娘還不該他同情和照顧嗎？

丁瑜不說話了，等着他回答。

站長的眼睛變得嚴峻可怕，他冷冷地說了一句話：“你還太脆弱！”她希望得到點同情，但得到的卻是嚴厲的指責。丁瑜傷心透啦，再也聽不下去他究竟說些什麼了，回到自己的房子里，倒在床上。……這次她不是哭，他生自己的氣：“難道我就真的脆弱嗎？”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丁瑜沒有變動她坐的位置，登

記更認真，檢查更仔細，說話果斷，做事更有主見了。

家中和學校不斷有人給她來信，說她的同學有好多也參加了工作。像楊淑芬已經到拖拉機站去學習，她的身體很好，相信她一定很快就能騎在鐵馬上奔跑；劉瑞，不用說了，已經見過她穿着飛行衣的照片，天空早變成她游泳的海洋啦；趙小英、吳青她們好幾個升了大學；陳玉秀進了護士先進班；還有那最小的張謹——黃毛毛小妹，也做了鄉村的女教師……一個個進步得真快呀！有許多人還和丁瑜通信，她一想到她們，就暗暗地說：“都成了建設人才啦，也好，我就在這保衛你們……”一幅幅建設的圖案時常呈現在她的眼前。她訂了好幾份報刊雜誌，渴望多知道一些祖國內地的事。有時還把整幅的照片貼在自己的床邊，裝飾得很好看。她經常給內地同學們寫信，寫到自己的時候，總是說：我在保衛祖國！

時間過得真快呀！椰子樹在丁瑜的眼睛里，結過三次菓子了；紫杜鵑也開過了好幾次花；波岩斗老爺爺的小青牛就要套上轡具學耕田；岩扎黨主席已經是個很有能力的民族幹部了。是啊，一切都變化的那樣快！丁瑜來的時候，像依淑、依緣、依真呀！常在一起跳舞唱歌的伙伴，現在也都出嫁了。依緣今年還生了一個小娃娃。丁瑜滿意這愈來愈美好的變化，悄悄地祝福着說：“願人們幸福！”

站長整天板着面孔，跑這個寨子，跑那個寨子，忙個

不休。甚至向來就不过問自己的私生活。当然囉，这附近的寨子有誰不尊敬他呢。今年春天，他爱人从北方找來了，头上綁条白毛巾，快三十歲的並不漂亮的中年妇女，还帶來一个九歲大的兒子。这要算站上的一件大喜事，站長看見八年沒見面的老婆孩子，可高兴啦！

站長的小兒子——阿宝，真調皮！那样愛和她逗着玩。丁瑜看書的時候，小家伙不知怎么就悄悄地溜到她背后，猛地抱住她的腿，学狗咬。是誰教給他这些坏点子，丁瑜生气了，指着阿宝的滑稽小臉蛋兒說：“跟誰学的？一大点，就学得这样淘气！”小阿宝的嘴巴裂开了，露出潔白的小豁牙，先站好一个要跑的架子，然后望着丁瑜的臉說：“誰都沒跟誰学。阿姨！人家叫我問你，哪天吃你的糖呀？”說罢，小家伙吱溜就跑了，生怕丁瑜抓住他。她的臉气紅了，“这些無聊的人，整天在孩子們面前乱講些什么呀？”

站長帶了几乎是全班人馬下鄉工作去了。配合政府的征粮、購粮、發動羣众。家中的事，有关地方性的由区委办理；有关武裝、敌情方面的，由駐地部隊首長直接指導。丁瑜是不能离开檢查站的，彙報和請示工作常找李連長。他們接近的多了，於是，外边就傳出一些閑話。小阿宝开这个玩笑不是沒有原因的。

在丁瑜長久的思索中，李連長的确是个样样都好的人。首先說，人还年青，工作又有魄力，是个五年的老党

員了。人家的黨齡比自己的軍齡還長，當然囉，這不能算唯一的條件；可是，黨員這個光榮稱號，本身就說明很多問題呵！他一定經過考驗，政治堅定，忠實於人民的革命事業，還許立過功受過獎哩。關於李連長的歷史，丁瑜也从旁邊有意地了解了——。那次，部隊的炊事員來買菜，坐在檢查站門口，等岩溫——他到園子去摘菜了。丁瑜就問起炊事員：“你們連長怎麼樣呵？”

炊事員用一種審視的眼光望了姑娘一下，懷疑地說：“你問我們連長幹啥？”

丁瑜的臉頰緋紅了，不好意思地連忙把話題轉過來，“听我們站長說，他是英雄，我們還想請他在八一回憶晚會上作個報告呢。”

一听到有人表揚連長，炊事員這位中年人馬上話就多了：“那真是英雄，叮當响的英雄。遠的就別提，渡江我是親眼看見的，那時候他是班長，有名的渡江第一船；我一點都不說瞎話，粵桂邊追歼戰他帶着三個人，繳了敵人一個連的槍；你別笑，這是實話。還有，到雲南這二三年，我們連剿匪也是好样的，沒吃過虧，只有我們打敵人，敵人就別想碰我們一下，你看——對，就是在这江邊，活捉了大土匪頭子唐老三，給這一方除了害。我們誰不說連長指揮得好哇，看他那樣子倒像個知識分子，誰知道打起仗來，又是那麼兇。你說吧，平時、戰時、文的、武的、官兵關係、軍民關係都好……”多不湊巧，岩溫抱着菜蔬來了，

炊事員接過菜就要走，忽然扭過頭又補充了一句說：“連長，好是好，就怕——在連里住不長了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丁瑜關切地問。

“那樣的人才，連里還能留得住，我看呀，不是提升，就是到後方學習、深造！”

“這是你說的吧！”

“嗯，我的老經驗啦。”炊事員抱著菜走了，給丁瑜留下了甜蜜的和躊躇不安的心情。

晚上，本來沒有什麼彙報的事情，但是她又向部隊的營房走去。李連長正和部隊講話，丁瑜就坐在那所辦公室兼宿舍的單間房子里等他。桌上點著盞煤油燈，光亮的玻璃板底下，壓著連長最近的相片，是那樣英俊的樣子呵！一幅白哲的圓臉，閉著口，微微睜大的眼睛，顯得很莊重；大沿帽烏黑的帽沿閃著光，領口結得很緊，胸前掛了長長一列紀念章和獎章……他和很多人相像，但是丁瑜從他那眼角、耳際、細微的地方，還可以看出另外一種東西，和自己很親切的東西，別人誰都看不到的東西。她真是這樣想的：“應該是這樣的，是的，現在還不及他，將來會跟得上的，絕不掠奪別人的光榮，來炫耀自己，……我的天，想到哪去啦！”

綠紗門開關了一下，李連長進來了。完全像相片上的那樣英俊、嚴肅，丁瑜一看見他，心里一緊張，把剛才想的、看的全忘掉啦。她像平常那樣給連長談了今天的工

作，連長囑咐她要多加小心，“在征粮的时候，敌人一定要造謠破坏，听说敌人还准备了一下呢！”

“怎么？想進來搶劫？”

“他們還沒有那样大的胆，恐怕还是偷偷摸摸的活动多些，”連長拉开抽屉，拿出几个芒菓，放在丁瑜面前，“最近，别的地方發生过几件事，放火烧倉庫，砍耕牛蹄子，敌人真是狗急跳牆了。”

“燒倉庫，砍耕牛蹄子，多無恥！多卑鄙！”丁瑜小声咒罵着，拿起一个黃色的芒菓，剝掉外表那層起皺的皮。

談話繼續着，談了一个鐘点或者兩個鐘点，別人不知道。只是听哨兵这样說：第一次走过連長窗外时，听见里边有人在談論：

.....

“听说，国民党殘部被逼撤走了一些？”丁瑜的声音。

“鬼把戲，不能因为这样，我們就放松了警惕！”

……第二次哨兵又从連長窗外过时，这次听到屋子里正在談幸福，……

“我不同意你的說法，”

“为什么？”連長問丁瑜。

“难道幸福對我們不需要嗎？我們准备在边疆守衛一輩子，對於自己的事情，难道永远也不過問嗎？”

“不是不過問，有些人考慮的太多了，从現在來說，我不能把边疆、同志和人民都拋在一边，自己去研究幸

福。……”

……哨兵听的很清楚，談到這個問題，引起了一陣熱烈的爭論。以後，不久，連長就送丁瑜走了。

臨走的時候，連長還說：“你提的問題，雖然在認識上我們有分歧，不過，我會在以後答复你的。”

又過去幾個白天和幾個夜晚了，丁瑜一直沒有和連長見面。這是種說不出的苦惱：心里想到那里去，偏偏又怕看見他。答應答复，為什麼遲緩到現在還沒有一點影子啊！也許他早就忘記啦。唉，又担负了这样一种时刻不能分身的工作！——時苦惱，一時甜蜜，難道愛情真是這樣的滋味嗎？這可要影響工作呢！她努力遏止自己心中的煩躁、焦急，搖着小竹扇子，再一次翻開那本“中國青年”，強使自己讀下去。多湊巧，正好找到一篇論青年戀愛問題的文章，丁瑜默默地讀着……

山路上彷彿來了一個人，挑着些什麼東西，從國外進來的。丁瑜仔細地望了望，是個婦女，走過那座搖曳的小竹橋，向小樹林這邊來了。因為距離還太遠，那人走得又是慢騰騰的，丁瑜重新伏在書本上……這時，站長的小兒子來了，她裝做沒看見，故意不理他，怕他又來沒頭沒臉地攪鬧，那才真使你沒辦法。他在地下爬着幹什麼呀？別管他！

——時沒小心，被阿寶這孩子吓了一跳，他把一條大毛虫，放在了瑜的領口里，氣的她叫起來，“走！我在工作，

你快离开这儿……”阿宝从没见她这样厉害过。

阿宝眨着小眼睛，“阿姨！我走你可别叫我……”

“走吧！不叫你！”

调皮的阿宝走了十几步远，扭回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件白东西，向她招着说：“你看，这是连长给你的，你要不要？”

呀！那是一封信呀！丁瑜盼望它多久了，小阿宝还给她瞎捣蛋。“快给我吧！”

“你叫我走嘛！”

顾不得再和这个小调皮犟嘴，跑出门去，抓住他把信夺过来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激动的心、颤抖的手，一下把信皮撕开，第一行熟悉的字体，立刻跳进她的眼里：

“丁瑜同志……”

窗外伸进一个女人的头来，擦着额上的汗向丁瑜说：“给我登记，我回来啦！”

丁瑜赶紧把信团在一起，装进口袋。心里责备自己为什么这样疏忽大意，几乎耽误了工作！她看了看来人的脸，原来是波岩胆的老婆，——一个小头人的女人。丁瑜问她有没有带什么非法的东西。因为去年这女人曾偷偷带进来些毒品之类的东西，政府劝告过她，今年她还很少出去。就在征粮工作刚开始，她说要到国外餒佛，登记了一次走了。看她原来登记的归来日期已超过好几天，不过她回来了，又没带什么东西，就可以让她走啦！